

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

- 列寧主義萬歲……紅旗雜誌編輯部(1)
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人民日報編輯部(16)
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陸定一(25)
論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 并論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的道路……于兆力(31)

· 政治之部 ·

全國民兵代表會議

- 羅榮桓元帥在全國民兵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3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元帥在全國民兵代表會議上
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致祝詞……(38)
全國民兵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電……(39)
全國民兵代表會議全體代表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致敬電……(39)
全國民兵代表會議全體代表致全國民兵的倡議書……(40)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林彪元帥在全國民兵代表
會議上的閉幕詞……(41)
為了建設和保卫社会主义(人民日報社論)……(42)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列席人員在會大討論中的發言(續)

- 淮河平原變了樣，大地織成銀河網 過去一片砂缸地，如今處處稻花香……紀明遠(43)
高速度在三門峽……汪胡楨(44)
业余教育是人民教育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張國藩(45)
甘肅水土保持的新階段……鄧寶珊(46)
人民公社戰勝了特大旱災……饒興札 官木生 田恩波 朱國蘊(47)

形势无限好，欢呼再欢呼.....	陈 紹 寬(48)
高速度、高质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	郭 彭 秋(49)
高举红旗当好国民经济大跃进的通信兵.....	朱 学 范(51)
培养身体康强朝气蓬勃的建设者.....	荣 高 棠(52)
北京市的教育工作跃进再跃进.....	吴 晗(54)
商业部门是农业生产的后勤部.....	曾 傳 六(55)
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支援农业.....	錢 俊 瑞(56)
人民公社威力巨大 水乡新安基本无蚊.....	張 国 忠(59)
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黃 岩(60)
依靠群众力量迅速改变城市卫生面貌.....	朱 光(63)
深入作业组与群众同生活共呼吸.....	譚 余 保(64)
江苏省农业中学如花开满园.....	管 文 蔚(65)
东梁电站照亮了洛门八万农民的心.....	江 德 昌(67)
展开工农哲学运动，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更高地举起来！.....	杜 国 庠(68)
以猪为纲 六畜兴旺.....	陈 翊 科(69)
向野生植物大进军.....	秦 仁 昌(70)
人人闹革新 人人学理论.....	王 奎 煌(72)
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	邱 新 野(73)
注音识字是加速工农知识化的有力武器.....	李 輝(75)
实干巧干推倒了大山.....	刘 建 熙(77)
党的中医政策的伟大胜利.....	程 門 雪(78)
大搞群众运动，实现高产再高产.....	張 德 宝(79)
工人阶级和城市人民公社.....	李 頌 伯(80)
商业部门在組織城市人民公社中的任务.....	姚 依 林(82)
为祖国持续跃进英勇奋斗是青年共产主义觉悟的最高表现.....	胡 耀 邦(83)
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	楊 秀 峰(85)
上海的技术革命群众运动.....	曹 狀 秋(87)
开展一个大办地方铁路的群众运动.....	呂 正 操(89)
黑龙江技术革命烈火燎原.....	李 范 五(91)
人民公社是我国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罗 琼(94)
河南工农群众热心学习毛主席著作.....	嵇 文 甫(96)
听党的话就是胜利.....	張 秋 香(96)
大闹“两条龙”.....	李錫奎 孙李菊 郑勳坤(98)

公共食堂万岁·····	刘 文 树(99)
坚持政治挂帅 办好公共食堂·····	普 食 忠(101)
公共食堂有十大好处·····	吕 鸿 宾(102)
公共食堂是温暖的大家庭·····	孙 香 云(103)
力争实现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黄 正 清(104)
水陆并举 车船齐发·····	彭 祖 贵(105)
加紧改造奔前程 社会主义阳关道·····	凌霞新 楊子霖(107)
食堂胜过自己家·····	韦 茂 文(108)
技术革命向前进 实现增产不增人·····	胡 明(109)
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陶 淑 范(111)
农业综合服务站好处多·····	王 忠(113)
医学科学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	黄 家 驷(114)
“干”字当头,“巧”字开路·····	王 秉 祥(115)
美术事业的大跃进·····	刘开渠 华君武 吴作人 潘天寿 丰子恺 王个簪 王朝闻 叶浅予 陈半丁 柯 璜 張景祐 傅抱石 蔣兆和(116)
兄弟民族的詩風歌雨·····	舒 舍 予(118)
基督徒要努力进行自我改造·····	吳 耀 宗(118)
一心一意接受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童少生 蕭則可(120)
坚决地“顾一头”坚决地“一边倒”·····	胡 厥 文(122)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	万 里 曹荻秋 万随塘 朱一平 朱 光(123)
党的改造罪犯政策的伟大胜利·····	謝 覺 哉(124)
从湖南看全国·····	程 潜(126)
我们一定要赶上伟大的时代·····	何 香 凝(127)
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	阿沛·阿旺晋美(128)
再进一步征服山河·····	傅 作 义(130)
我們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拖拉机支援农业·····	錢 端 有(133)
办好技工学校,培养更多的新技术工人·····	刘 亚 雄(135)
我国劳动人民正在惊天动地的事业·····	馬 坚(137)
首都妇女在彻底解放的道路上飞跃前进·····	張 曉 梅(137)
城市人民公社光芒万丈·····	刘 宝 田(140)
工商业者家屬正在轉化·····	巩 天 民(141)
把城市人民进一步組織起来 把家庭妇女进一步解放出来·····	赵 祖 康(142)

組織人民經濟生活

中央机关事务工作跃进誓师大会.....	(144)
机关事务工作必須持續大跃进(人民日报社論).....	(146)

党的省、区、市會議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十一次全体委員扩大會議和旗、县委第一书记會議.....	(147)
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六級干部會議.....	(148)

政法工作

“平陆事件”的教訓(人民日报社論).....	(149)
------------------------	-------

对外关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北京各界人民紀念万隆會議五周年及庆祝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講話.....	(150)
首都各界人民紀念万隆會議五周年及庆祝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成立大会致亚非人民电.....	(151)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	(152)
亚非人民前途无量——紀念万隆會議五周年(人民日报社論).....	(153)
伊拉克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阿卜杜勒·哈格·法齐勒向宋庆龄副主席递交国书.....	(15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賀西班牙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15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賀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六十寿辰.....	(156)
周恩来总理电賀加納独立三周年.....	(156)

· 經 济 之 部 ·

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輕工业技术革命會議和农产品加工會議上的报告(摘要).....	(157)
---	-------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重庆現場會議.....	(159)
大普及 大提高(人民日报社論).....	(160)
农业技术革命的一项偉大成就——論我国插秧机的誕生(人民日报社論).....	(162)
工厂技术革命的新气象.....	聶 荣 臻(163)

农 业

春播必須保面积、保质量、保及时(人民日报社論).....	(167)
力争超额完成工业原料作物播种计划(人民日报社論).....	(168)

繼續堅持群眾性的抗旱防旱運動(人民日報社論).....	(169)
-----------------------------	-------

· 國際之部 ·

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

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宣言.....	(171)
--------------------	-------

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決議(摘要)

關於亞非各國人民在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 統一和團結的決議、關於帝國主義的決議.....	(171)
關於共處和裁軍問題的決議、關於核武器和核試驗的決議.....	(172)
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決議.....	(173)
關於南非、安哥拉等國家的問題的決議.....	(173)
關於朝鮮、越南、蒙古、老撾、沖繩島和也門的決議.....	(173)
關於經濟問題的決議.....	(174)
關於社會問題的決議、關於文化關係的決議.....	(174)
周恩來總理給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的賀電.....	(175)
中國代表團團長廖承志在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75)
加強團結，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祝賀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 大會開幕(人民日報社論).....	(176)
亞非人民大團結萬歲(人民日報社論).....	(178)

祝賀多哥共和國獨立

多哥共和國宣告獨立.....	(179)
周恩來總理電賀多哥共和國獨立.....	(179)
陳毅外交部長代表我國政府承認多哥共和國致多哥總理電.....	(180)
祝賀多哥獨立(人民日報社論).....	(180)

印度支那問題

越南北方范交同為要求制止美國在南越加強軍事力量準備新戰爭的行 動致日內瓦會議兩位主席電.....	(180)
必須制止美帝國主義在南越的新陰謀.....	人民日報評論員(181)
制止南越當局殘害前抗戰人員的罪行.....	人民日報評論員(182)
國內外大事記.....	(184)
報刊參考資料索引.....	(186)
更正.....	(149)

列 寧 主 義 萬 歲

——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

紅旗雜誌編輯部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列寧誕生的九十周年。

在列寧誕生後的第二年，即一八七一年，出現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義。巴黎公社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革命，是無產階級企圖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義的第一次演習。當公社因凡爾賽的反革命進攻而臨近失敗的時候，馬克思說：“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①

什麼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則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那就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擷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換句話說，無產階級應當採取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粉碎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熟悉無產階級鬥爭歷史的人們都知道，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同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的分水嶺；而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後，正是列寧，他為了保衛公社的原則，對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進行了完全不調和的鬥爭。

巴黎公社沒有得到成就的事業，經過了四十六年，終於在列寧直接領導下的偉大十月革命中贏得了勝利。俄國蘇維埃的經驗是巴黎公社經驗的繼續和發展。為馬克思恩格斯不斷闡明、而為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新經驗加以充實的公社原則，首先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變成為活生生的事實。馬克思說得完全正確：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

帝國主義的豺狼們企圖絞殺新生的蘇維埃國家，聯合當時俄國的反革命勢力，進行了武裝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國工人階級和蘇聯各民族人民打走了這些外來的強盜，消滅了國內的反革命叛亂，從而鞏固了世界上的第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列寧的旗幟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幟下，以無產階級革命為主導的新的世界革命開始了，

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開始了。

通過十月革命，列寧的聲音迅速地傳播到全世界。一九一九年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②。

列寧的號召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列寧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可辯駁的真理。

列寧指出，少數資本主義強國的財政資本寡頭，即帝國主義者，不僅在本國剝削人民群眾，而且壓迫和掠奪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數國家變成他們的殖民地 and 附屬國。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世界大戰就是由於帝國主義者貪婪無厭，為爭奪世界的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為重新瓜分世界，而發動起來的。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資本帝國主義，就還存在着戰爭的根源，還存在着戰爭的可能性。無產階級應當引導人民群眾認識戰爭的根源，為爭取和平、反對帝國主義而鬥爭。

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壟斷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因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無產階級解放的實現，決不能經過改良主義的道路，而只能是經過革命的道路。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應該同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聯盟，這個聯盟能夠粉碎帝國主義者同殖民地、附屬國的封建買辦反動勢力的聯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全世界最終地結束帝國主義制度。

根據資本主義經濟上、政治上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列寧得出結論：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因此，即使社會主義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取得勝利，但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這就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會引起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所以，鬥爭將是持久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將包括一個整個的歷史時代。社會主義鬥

家随时都应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革命手段粉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晚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地依靠群众。

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

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枷锁。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已占地球四分之三的土地，而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一个独

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百分之四十，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風暴正在日益广泛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

第一次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狭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海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

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潮。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

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

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对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去，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

这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正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的，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去，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去。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离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們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二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繪，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謬語。

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铁托说：“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們已經进入了議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就經濟合作而論，也还有經濟竞赛的問題。”^①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

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

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采取轰炸、暗害、颠覆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

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可是美帝国主义者把一九六〇年的将近百分之六十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充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呢？

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

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俄罗斯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

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

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志：“……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④。列宁这里说的，所谓时代，是那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那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

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批判‘利益’的。”^⑤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考虑具体环境、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⑥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战斗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一九一八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

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迁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現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①。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企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偉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

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

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究竟是怎样呢？他们认为，这只是预示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示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我們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过：

“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

“马克思嘲笑欧洲胜利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驯服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

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那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动摇它。自

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⑧。

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能态度比较一下吧！

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問題。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广泛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

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义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

是人民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險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險，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

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

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

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去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制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

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棄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来说，已经不成为了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推翻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帝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稚，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

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去？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变化过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平时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

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到，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

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国内同时获得胜利，也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①。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追得同苏联“共处”。一九二〇年，列宁说：“我们已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条件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②。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現在，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現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現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現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覆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③。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允许、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

同印度和緬甸這兩個鄰邦共同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的互五項原則；我國還在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和亞非各國共同通過了和平共處的十項原則。幾年以來，我國共產黨和我國政府一貫支持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為爭取和平所進行的活動，認為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所進行的爭取和平的活動，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進一步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堅定性，也進一步地證明了各國人民制止帝國主義發動新世界大戰和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會議宣說：“維護着和平事業的是當代的這些強大的力量：不可摧毀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站在反帝立場上並且同社會主義國家一起構成廣大和平地帶上的亞非愛好和平的國家；國際工人階級，首先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世界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的群眾運動。堅決反抗新戰爭的策劃者，還有歐洲當帝中立各國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群眾。這些強大力量的聯合可以阻止戰爭的爆發。只要繼續發展這些強大力量，和平共處的局面就有可能繼續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種和平共處的協定，以至有可能達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協定。這是完全符合於世界各國人民的願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國主義制度還存在，作為暴力最尖銳化的形式，即戰爭，也並沒有在世界上結束。事情並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列寧在反對機會主義的時候所反復說明、反復堅持的‘戰爭是政策的繼續’的定義，已經過時。”

我們相信列寧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戰爭是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制度。在帝國主義制度和剝削階級死亡以前，這種性質或那樣性質的戰爭，總是會出現的。可能是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世界而發生的相互間的戰爭，可能是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內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國內戰爭，當然也還可能是帝國主義進攻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被迫進行防禦的戰爭。所有這一切戰爭，都有一定階級的政策為繼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絕不能陷入資產階級和和平主義的泥坑，對於這一切戰爭的問題，只能採用具體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加以理解，並由此得出無產階級在政策上的結論。正如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所說：“如果忘記任何戰爭都不過是政策用別種手段的繼續，那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

帝國主義為着達到它的掠奪、壓迫的目的，總是有它的手，一手是戰爭，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國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一定也要有兩手來對付帝國主義，一手是揭穿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另一手是爭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準備在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時候，用正義戰爭來結束帝國主義的不義戰爭。

總之，為着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戰爭、和平共處這些問題上，都必須粉碎現代修正主義的謬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否認暴力所固有的階級性，因而抹殺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區別；否認戰爭所固有的階級性，因而抹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根本區別；他們否認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否認帝國主義重新發動大戰的危險性，否認只有在剝削階級消滅之後才有消滅戰爭的可能性；以至無耻地把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艾森豪威爾叫做是“消除冷戰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間和平競賽的奠基人”^④。他們否認在和平共處的条件下還存在複雜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各方面的鬥爭；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這些論點，都是為了毒害各國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思想，而有利於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

四

現代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和平政策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對內政策混為一談，因而認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就是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就是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各國無產階級可以拋棄階級鬥爭，可以和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實行“和平合作”，就是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階級應該忘記他們是在階級社會中生活着，等等——這些論點也都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對立的。他們的目的是要保護帝國主義的統治，企圖使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群眾永遠接受資本主義的奴役。

各國和平共處，和各國人民革命，本來是兩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兩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概念；是兩類問題，而不是一類問題。

和平共處，說的是國家與國家相互關係的問題；革命，說的是本國被壓迫人民推翻壓迫階級的問題，而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說來，首先是推翻國外壓迫者即帝國主義者的問題。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沒有什麼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問題，因為那時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

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誰也不能不許別國人民進行革命，也不能用“搬苗助長”的方法去製造別國的革命。

在 一九一八年六月間，列宁說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別的国家里按照定章和協議來進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撥者。近十二年来，我們经历了兩次革命。我們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章和協議進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②。除了俄国革命的經驗以外，中国革命的經驗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証嗎？我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說我們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章和協議進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們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輸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繼續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創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境外，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境外。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們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境外的时候，当然会在他們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現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傳播，从來沒有國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經把资产阶级的“民約論”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則把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資本論”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

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識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誰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資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資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轉移的規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

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經說过以下一段話：“你們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統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結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須逐渐地交出它的統治。”^③所謂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現在美帝国主义者也無法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統治”，它的統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綿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所謂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說得对：“历史証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瘋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統治，就能鎮取得統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內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④

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們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話来回答問題。

第一，正如列宁所說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統治阶级。”^⑤

第二，正如列宁所說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內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⑥

因此，我們怎样去設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們还得再用列宁以下兩段話來回答問題。

我們讀一讀列宁以下的一段話吧：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沒有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⑧。

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們再讀一段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話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就还有点不够。假使連战争也沒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⑨問題又被列宁說得很清楚了。

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論断的最好事实的見證者。

我們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論断的最好事实的見證者。人們不会忘記，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殘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

第一次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訴我們，即使资本家先生們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們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們代卸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自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給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剛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請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垂垂不朽的領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們的鮮血吧！請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說的，那些叛徒們——所謂“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⑩吧！請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現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謂“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連篇的鬼話吧！

照上所說，是否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絕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針呢？不。絕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偉大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經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廢除私有制”的問題。

恩格斯答：

“但願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

何密謀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們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們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轉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結果。但同時，他們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發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異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現在，我們讀起来还是多末新鮮啊！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針。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⑪。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自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七月間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滿了工人和士兵的鮮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⑫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的时候，我們党曾經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談判，試圖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一九四六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協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毀了这个協議，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們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沒有放松警惕，沒有放棄人民武裝，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到“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須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說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同一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經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經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許有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絕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統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經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

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权贵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扼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国内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只有存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①。对于一切割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颠扑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②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

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③。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

“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国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阐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设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棄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